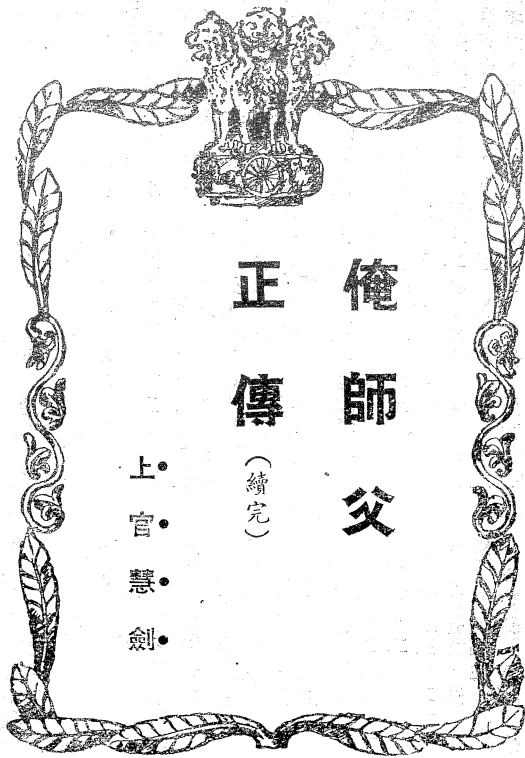


十 人類的思想方法之演繹往往藉片絲寸縷的飄渺因緣，使全盤的效果變更。譬如，我底思想本來是直截形的斷見論者，但我為這一次無意間的好奇心驅使造訪了這山居的老僧，居然打動我研究哲學的念頭；於是，從哲學觀念，導入佛學。那老和尚給我的幾本書，已在一個深夜中吸入我底心靈，我覺得這幾本書給我的不祇是哲學的，而且擴大了哲學的範圍；不祇是人生的形而上學，而且是一切具有形體生命的具體概念。有時，我不但體會到有機生命，也體會到無機物形態也莫不與宇宙互相牽連，互通耳語。好像宇宙萬物本是一條脈搏，一個生命，一個呼吸，一道新陳代謝；如果宇宙死亡，它們也一道歸入蒼冥！雖然，宇宙的生命並無始終。



正傳 俺師父

（續完）
上官慧劍

一個月來，我，間或也帶着老叢和雁行，成為靜觀寺的常客，可是，我每天從老和尚小窗門送進送出書籍時，所看到的還是一付冷冰冰的面容，一束鷹樣眼眸射出的寒光，一張包容苦難的嘴唇。關於高借書籍的對話，也只是三言兩語，好像那老和尚只管付出，而我則全係收入；這微妙的情感，就這麼從他取書的手中交給我，而我也把不可捉摸的反應，由看過的書中送進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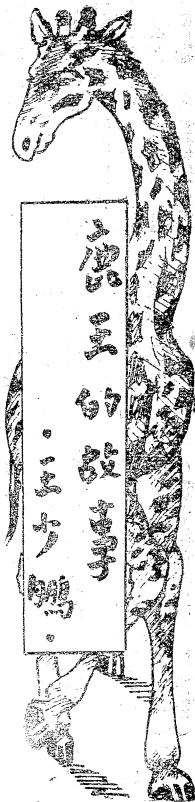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沒有悲哀，也沒有笑，只是一片最最原始的默契，最最靈魂的融合。

我啃噬那些有的淺近，有的深奧得連哲學也難望項背的經卷，一如老鼠之偷嚼衣物，蛀虫之大嚼紙張；我把這本書的註脚，拿到另一本書中解釋；另一本書的問題，又



故事的前奏 善作文

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一個大森林裡，住着一群動物，長頸鹿王是牠們的領袖，這位仁慈的鹿王，待人溫和，可親，心地又非常的慈悲，牠從來沒有傷害過一個弱小的動物，即使連一個螞蟥或是小蟲，也都不忍加以殘傷。瓜果青草是牠最喜歡的食物，牠時常幫助老弱動物去覓食物，自己得到了好吃的東西，總是慷慨地分贈給大家。要是牠們中間有誰害了病，牠更是很小心的擔任看護，尋覓藥草，拔除病者的痛苦。有一次，鄰近的山裏來了一隻野蠻的山牛，牠為了保護弱小的動物，牠又很勇敢地將山牛



驅走，雖然自己負了傷。牠護護一切動物像自己的子女一樣。因此，大家都尊牠為王，對牠也非常的恭敬。

牠們中間象伯伯比較年齒最長，牠終日迷着眼，拉長了鼻子，什麼苦都能吃，做事都搶在人前，從來沒有長縮偷懶過。狐姑媽和熊阿姨很會管家，治理家務井井有序。猴大哥最活潑，一天到晚爬上樹採摘果子。梅花鹿姐姐長得最美麗，穿着滿身是花的旗袍，猴大哥跟她最好，牠們時常在樹下水邊，談笑自在，純真無邪。羊弟弟雖然年齡不大，但是嘴上已長滿了白鬍子，



無毛，說話不牢……」
「呦！你也不摸摸你自己的下巴……」雁行氣很狼哩。

山中繚繞着霧，靜觀寺埋在香烟裊裊底山裡，雲片一切初醒，我們再不堪期待的寂寞，我們待一個生命的新開始。

當我們懷着不可估計的生命方式開始時，心靈顫慄而興奮。我們躡手躡足走進幽靜的禪院，殿上已先我而燈燭輝煌，香案上排列鮮花水果，妙行比邱一掃農夫或憨直渾樸的天真，莊嚴如一尊雕像，身披鮮紅袈裟，燃香引磬，看我們羞怯地走入佛殿，他合掌微動嘴唇，慢合眼皮靜待時間的來到。

關房的小窗前，也有一張香案，陳列些花，果，香燭，這氣氛突然把我底身心莊嚴起來，我凝神屏息，老叢帶着奇怪的神色，雁行則茫無所措跟在我身後；那小窗門早已開着，裡面的老和尚正襟危坐，法相安祥，沒有生硬的笑，沒有陰森森的冷，我們看到的是一片香雲，一縷芬芳，一股靜穆的溫暖氣息。

大殿走廊傍站着幾個小孩，有兩個小沙彌搬拜墊，殿右角落一張冷板凳上坐一個面容寒促的中年人，直閃着一雙急待判決的囚犯的灰暗老鼠眼，黝黑的皮膚上，寫着久經世故——也帶着深淺難言的懺悔，默默地，酸楚的躲在那兒，當他看我們走上大殿，那又灰暗的老鼠眼灼灼黑光，猝然放出驚異的色彩。

「你們來了？」老和尚低問。
「是的師父」。我說。
「阿財你過來！」

那角落裡，寒促的中年人走過來。

「你們四個今天一同皈依三寶，也是難得的因緣。雖然你們過去都有不可饒恕的歷劫重罪，可是面對着佛陀的緣故，你們要深懷懺悔！當佛陀的光照耀你們，一切罪疚都可在心靈上溶化了——這原因很複雜——妙行，現在可以開始了。」

我們幾個對他的話，一時竟摸不着頭腦，也無從探討；我向那中年人瞅一眼，只見他鐵青着臉，深鎖眉尖，嘴唇抖索，身體震動，那情形，有一種「耶穌為自己背上十字架」的苦痛，那也是世人的悲哀呀，他的淚從兩扇灰褐色的睫毛中爬出眼簾。

妙行可抓住道理了，他高傲地指導我們伏在小窗戶的香案前，我老叢，雁行，那中年人，排成一列，面對關中的老僧，心頭真不好受啊，硬像一個負荷千萬重罪疚，良心突然迸發的叛徒，遍身燒熱了生命的興奮與悲哀，我們全低着頭，不敢正視關裡為我們執行皈依的老和尚。

我們聽到妙行的腳步聲，嗚嗚聲，小沙彌的動作，老和尚惟美喃喃說三皈依，四宏誓願的沉重腔調，那瞬間不知何種力量，使我們不敢思維，不能想像，我們不知道時間與空間的存在，我們微微覺得這是生命的開始。當我覺察出聲聲，鼓聲，連續齊鳴的時候，驀然如脫下娘胎的嬰兒，軟弱得要人抱，也純潔得奇怪；俟後，我們由妙行引導我們向老和尚俯伏膜拜，並且口

稱恩師的時候，似乎才覺得堅強些。

我們軟癱癱的立起來，這時我已發現殿外擁滿了男人，女人，小孩，尤其是七、八個當兵的，還在那裡嬉皮笑臉竊竊私語。「你聽聽——雁行說：『他們講我們簡直就作怪了，還是國家的軍官……』」別管他！我阻了他的話。我嚴肅地默記法名：我——妙悟；老叢——妙信；雁行——妙學；那位中年人，叫妙還什麼的，我已記不清了。

後來，妙行又引我們向佛陀的聖像禮拜，並百稱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」，我們為了表示決心起見，都在臂上供佛三炷香火，這方式也是妙行告訴我們的，不然，我們真不知道如何向佛陀表示信仰的虔誠，這一點，得感謝農夫出身的妙行。

全部儀式完畢，兩個漂亮天真的沙彌全跑過來向我們直嚷「師父」，天曉得，我們剛入佛門就爬高了一輩，我們雖慚愧，依然帶着無窮歡欣接受他們親切的稱呼。

中午這一餐飯，也是師父供給我們的，酒是沒有的，那些可口的素菜，老叢也沒教養的大嚼一通。飯後，和師父說些輕鬆的東西，為了他又將讀經，我們才悄悄離開禪院。

那中年人，始終流着淚，在殿上躊躇……

戰爭和離別永遠是學生兒，我們又要踏上征途，為了國，為了家，為了民族兒女的災難，我們又要披上佛陀的袈裟，舉起耶穌的十字

架，離開給予我們生命的地方，去締造別人的生命——

飯後一個多月，我們求教師父的時間更多了。他老人家為我們指點的，全是淨宗的理論和修持方法，以往，我們對老太婆的佛法，向來卑視的，可是我們一朝了解老太婆的佛法時，我們始覺然知道那時是多麼愚昧無知！

我們同時從師父口裡了解事事「由簡入繁難，由繁入簡更難」，這是理論上的座標。在方法上，這是個捷徑；在理論上，這不是敷淺的學者可以洞其淵源。念佛的工夫，正如人飲茶，至於茶的成份，品質，芬芳，冷暖，只有飲茶者自知。總之，萬法同源，入手各異，在生活逐漸形成機械的今天，念佛法門，比較更形重要。

關於念佛方法，我不想多寫，有修養和重修持的朋友比我懂的多，沒有修持者和初入門者祇要懇切行之，當您念斷人我的時候，您自然知道原始的光輝從什麼地方發出來。

至於師父給予我的印象，也不是我這支拙筆可以描摹；但，我很清晰地看到：他底平凡，也就是他底偉大，他不是法師，也不是名士，他不重名利，也不念恩怨，他只是默默地耕耘，在那棟與肉體生命同腐朽的小關房中，以兩隻殘廢的足踝，兩片寬闊的嘴唇，為佛陀收容上萬的苦海眾生。

出發前一天，我和雁行——老叢已因公他去——到靜觀禪寺向師父辭別，那種心情，到今天為止，我從沒有過，我知道，當我走近

